

SHI JI BAI ZHAN

世纪百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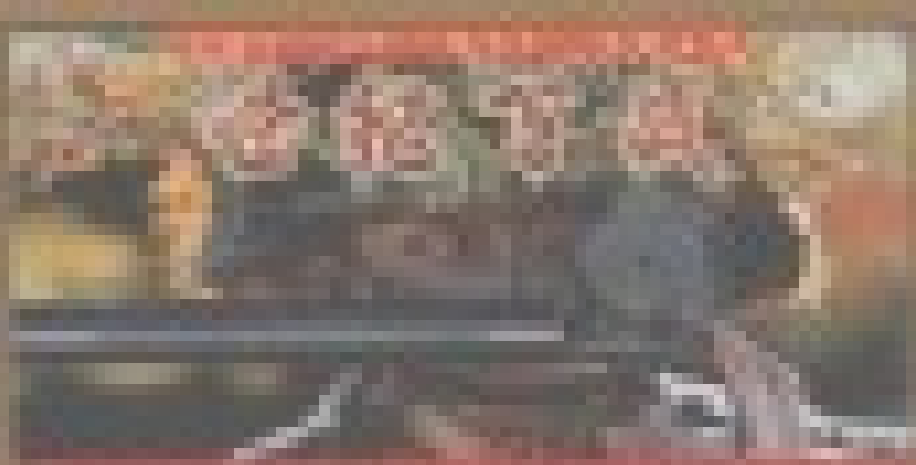
20 世纪十大特种战

姚俊国 /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95
34:5
2



20 世纪十大特种战



E195
R584:5
:2

世 纪 百 战

——20 世纪十大特种战

姚俊国 编著

责任编辑 石 红

封面设计 二 雨

书名 世纪百战

编著 袁小贺 任志民等

出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180 印张 380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000 册

书号 ISBN - 7 - 204 - 06418 - 6/I · 1131

定价 538.00 元(共 36 册)



“魔火行动”

——凯旋摩加迪沙

摩加迪沙的这次生与死的较量，是世界反恐怖史上的一次经典性战例。一年后，好莱坞的导演将此次行动拍成电影，使第9纵队更加名声远扬。韦格纳队长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背景回放】

1977年10月13日正午，美丽的西班牙秋景如画，巴利阿里群岛的马略卡岛帕尔马国际机场和往常一样繁忙而有序，联邦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LH181“皇冠”号波音737喷气式客机，载着86名旅客和5名机组人员，准备从这里起飞，驶往西德法兰克福。

皇冠号机长根·舒曼机长稳坐在驾驶台上，37岁的舒曼正值中年气盛，精力充沛，他和他比小两岁的副驾驶维托尔在来汉莎航空公司之前，就已经是联邦国防军中第一流的飞行员，所以说驾驶这种一般的小型客机对他来说实属家常便饭。对这架共有103个座位的小飞机，他几乎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出它的



全部技术数据：这架喷气式飞机每小时耗油 2640 公斤，在加满油的情况下，最长可以飞行 300 分钟。

舒曼机长看了看表，13 日 13 时，他的心头掠过一丝阴影，因为等几名迟到的乘客，飞机起飞时间较往常稍稍晚了一些，却偏碰上这个不吉利的数字，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踏上归国的航线，机长的心又稍微平静了些，马上就可以见到家人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呢？机长微微一笑，双手紧握操纵杆，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发动机咆哮着，客机像一个银色的庞然大物，缓缓抬起了头，随后直冲云霄，把美丽的西班牙抛在脑后，掠过蓝天白云，在正常航线上向着法国南海岸飞去。

大约 1 点 45 分，飞机越过意大利厄尔巴岛上空。突然，机舱的后部一阵骚动，沉浸在思绪中的旅客惊奇地发现旁边两男两女四名旅伴从他们的座位上跳了起来，他们是最后一分钟才登机的四个人。只见他们疯狂地叫嚷着，横冲直撞，向前舱奔去。人们起先怀疑这是四个喝醉了酒的醉鬼，表情由疑惑转为震惊，当看清他们手中的“酒瓶”实际是货真价实的手榴弹和手枪时，全场呆若木鸡。

驾驶室的门猛地被踢开，正在指挥飞行的副驾驶维托尔吃惊地转身一看，一支乌黑的手枪顶在了舒曼机长的后脑上，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一阵锥心的疼痛，肋骨一侧挨了重重的一脚，维托从座位上倒了下来。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劫机者先用英语，然后用德语叫嚷着：“你们被劫持了，举起手来！”面对这变故，旅客们似乎已经无法思维了，他们甚至忘了向上帝求救，全舱人们都成了雕塑。



【战况实录】

期限：48 小时！

15 点 30 分，意大利米兰飞机安全中心报告：“汉莎 181 号在厄尔巴岛附近离开了马略卡——法兰克福航线，一架电台呼号为 GP 的飞机朝罗马航向飞去。”

在波恩，内政部长麦霍夫接到报告，十分震惊，赶紧告知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施密特总理指示：马上准备召开“营救指挥部”核心小组会议。20 分钟后，麦霍夫又收到意大利同行打来的电话，告知“皇冠”号客机在罗马国际机场紧急降落！麦霍夫坚决请求机场协助“千万不要让飞机再度起飞，务必拦住它，我们马上行动”。

10 分钟之后，波恩收到了来自米兰飞机安全中心转告的劫机犯头目的电话，此人自称叫瓦尔特·马哈穆德，阿拉伯口音。他在电话中歇斯底里地威胁说：“我们已经控制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机上人员和旅客及施莱耶的生命已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要求施密特总理先生满足我们的要求。”在这里，他提出了第一个条件：释放监禁在德国监狱里的德国赤军。

劫机事件传到了德国，传遍了世界，人们为之震惊，舆论为之哗然。正参加德国第二电视台委员会的一个会议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交部长根舍，都得悉了这一消息。施密特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西德政府在法兰克福机场设立了对策总部。为营救人质



和一个多月前被绑架的德国企业界知名人士、经营者联盟会长汉斯·马丁·施莱耶的生命商讨对策。

当日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政府发言人克劳斯·伯林代表政府出现在会场，由于极度的紧张和疲劳，伯林看上去憔悴了不少，声音也不如过去铿锵有力。但是他胸中充满着愤怒，表情激动，他向人们讲述了劫持事件的过程，表明了目前政府所受到的强大压力和正在进行的不懈努力。他要让全世界知道，营救全部 86 名乘客和 5 名机组人员及施莱耶先生的生命是政府努力的目标所在。

内政部长麦霍夫此时也是通宵达旦夜不能寐，他再一次督促意大利政府坚决不能让飞机起飞，德国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商量对策，请求对方务必合作。

麦霍夫沙哑的声音落下不到 20 分钟，波恩却接到罗马通报：“汉莎 181 号班机强行起飞……”麦霍夫跌落在椅子上，半天处于茫然状态。此时墙上的时针指到 17 点 50 分。

18 点 20 分，波恩获得报告：“皇冠”号航向是塞浦路斯。

19 点 55 分，联邦政府发言人国务秘书伯林在波恩透露：“我们已派专机送联邦刑事侦察局的专家去塞浦路斯”。

同时，被劫持飞机降落在塞浦路斯岛拉纳卡机场。

23 点 50 分，飞机在拉纳卡机场起飞，请求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伊拉克的巴格达机场降落，均遭到对方拒绝。

14 日凌晨 4 点 45 分，飞机降落在波斯湾沿岸的巴林机场，但是只停了 1 小时 40 分，于上午 7 点 02 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机场强行降落。在这儿，劫机犯又提出释放扣押在西德和土耳其的 13 名恐怖分子（在西德监狱的巴特·马因霍夫等



11 名赤军派领导人，在土耳其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 2 人），并通知西德政府说：“如在 48 小时之内不答应这些条件，乘客和机组成员将同飞机一起被炸毁！”

同日 11 点 30 分，劫机犯又提出要求：释放在押的恐怖分子，支付 1500 万美元的赎身费，并要求支付给在押的每一个恐怖分子 10 万德国马克的释放金。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16 日上午 9 时，施莱耶将被处死，飞机将和人质一起被炸毁。15 日上午零点，罪犯通告：“如果不答应提出的条件，16 日下午 2 点 30 分，‘皇冠’号客机将化为乌有，一刻不缓。”

犯罪分子活动极为猖獗，他们显然是孤注一掷了，而此刻，波恩施密特总理府也是灯火通明，彻夜不熄，施密特总理在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急对策。在会议上习惯于吵闹的波恩政治家们似乎已经明白一致对外的时刻到了。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劫机犯一般只有三种情况：职业犯罪者、精神病患者和恐怖分子。前两者并不难对付，职业犯罪者一般只是为了钱，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断绝他的后路，他们陷入绝望之后会立刻松懈下来，向政府投降。而精神病患者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消耗他们的体力，或者把他们的思维引向正常思考问题方面，一阵歇斯底里的高潮过后，他们会疲软下来。

而恐怖分子则是所有劫机者中最危险的一种，他们不是单纯以金钱就可以解决得了的，几个成员为了某种共同目标纠合在一起，在行动方面又都是行家里手，一旦失败，他们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毁灭飞机。他们向人质宣扬他们不是杀人者，是爱国者及自由战士，以此博得同情，甚至在人质与他们之间形成“斯德哥尔摩症状”，阻碍警方行动。以往的经验证明，只



有让恐怖分子充分相信他们提出的问题已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并计划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明白，伤害人质是不得人心的，会有害于他们目标的实现，事情才会有缓冲余地。

会议上，有人提出满足他们的要求，以 86 名乘客和 5 名机组人员及舒赖雅的生命为重，但是马上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不能忘记当初营救柏林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洛伦茨的深刻教训，他们释放了恐怖分子，并用飞机将他们送到也门，可是不久以后，这些恐怖分子又潜回国，更加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留下可怕的后患。这一次，他们决不能这样冒失地妥协了，联邦总理最后一锤定音：“我们决不让步，事件的全部责任由我来承担，按我们的计划行事，不理睬他们的最后通牒！”

“斯德哥尔摩症状”

迪拜机场。劫机犯头目马哈穆德端着枪，凶神恶煞地瞪着已吓得目无表情的乘客们，不时恶狠狠地威胁着：“别动，谁动谁死！”23 岁的空中小姐迦比·迪尔曼太阳穴对着一个黑洞的枪口，面色苍白，被迫结结巴巴地充当着翻译：“你们的性命完全取决于你们政府的态度，我们不想杀人，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

“皇冠”号几百米远处，一架波音 707 号飞机同样不平静。这是送国防部长汉斯·于尔根·韦施纳夫斯基到迪拜来的专机。韦施纳夫斯基眉头紧蹙，目光所及之处，是联邦刑事侦察局的专家们正在俯身研究机场平面图，一个个的突击方案被提出来又被否定。到最后，专家们的目光都落到了 55 岁的韦施纳夫



斯基身上。他们知道这位东普鲁士人是联邦共和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他有过一次足以令他自豪的反劫持经历。

七年前，也就是1970年的9月，在约旦达弗松的费尔德沙漠机场，阿拉伯的自由战士劫持了3架客机，427名人质性命危在旦夕，其中有两名还是韦施纳夫斯基的同胞，他那时是社会民主党的联邦代理人，为了营救这些人，韦施纳夫斯基以超人的冷静、机智和胆量获得了成功，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

而此时，这位国防部长又在苦苦思索了。现在警方最需要的就是时间，要得到气氛的平衡，防止犯人狗急跳墙。韦施纳夫斯基想到了4年前一名劫匪在抢劫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中了警方埋伏而劫持人质的事。劫匪劫持了3女1男，要求警方保证他安全离开斯德哥尔摩，否则处死人质。6天后，警方好不容易才想到用催泪瓦斯将劫持者和人质驱赶了出来。可是让人目瞪口呆的是有3名人质将劫持者保护起来，拒绝提供证词。一个女人质甚至说已经爱上了他。还有一次，被韦施纳夫斯基释放的一个人质竟偷偷越过警戒，向劫持者报告了警方的位置，这种现象被人称为“斯德哥尔摩症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现象对谈判工作很不利，人质可能拒绝提供情报，甚至提供假情报，或者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阻碍袭击的进行。

但是“斯德哥尔摩症状”也可能给谈判者带来更多的好处：拖延时间使谈判更有效果，人质受伤害的比率会大大降低。韦施纳夫斯基又想到几年前发生在荷兰的一起火车上的劫持人质案，有一名叫瓦代的记者在悄悄记录时被劫持者发现，毫无疑问他要被处死。机智的瓦代请求在临死前同车上的朋友讲几句话，获得同意后，他故意在劫持者能听到的范围内向朋



友讲述了他对他家人的思念和担心，并编造了一些悲剧性情节，没想到这一招竟感动了劫持者，瓦代获救了。

今天，韦施纳夫斯基也准备利用这种现象来冒一下险了。机舱内播放着瓦格纳的歌剧作品，这是一首轻快有力、舒展潇洒的进行曲。但此时听音乐人的心情却怎么也潇洒不起来，专家们都在认真听取韦施纳夫斯基布置的冒险计划。

夜幕降临在迪拜机场，四周一片可怕的寂静，透过指挥塔上的望远镜，可以看到被劫客机上微弱的灯光，以及机翼上的红绿方位灯渐渐熄灭，显然电瓶里的电已近耗尽。

这边，一辆救护车缓缓驶到了“皇冠号”附近，车上的灯光也是微弱的。从车上走下来三个人，他们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防部长马克图姆和两个同样披着白色传统披风的士兵。

“皇冠号”前门打开，马哈穆德出现在门口，警惕地盯着前面的三个人，然后挥手示意他们马上离开。马克图姆没有理睬他的示意，他们站在车灯的光圈里，解开衣服，以表示没有携带武器，然后他们用阿拉伯语朝马哈穆德呼喊：“我们正在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我请求你们先把机上的孩子和妇女释放出来，万一出现什么意外，这对你们的事业是极不利的！”但是狡猾的马哈穆德并不吃这一套，他举起了枪，子弹擦着国防部长耳际飞过。他们不得不改用英语大声叫道：“别开枪，我们没带武器。”枪声不但没停，反而多了起来，国防部长和两名随从不得不赶紧躲回救护车，韦施纳夫斯基懊丧地捶了一下脑袋，智取计划破产了。

波恩，施密特总理和他的政治家们，根据韦施纳夫斯基的报告，又在商议新的对策，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打出最后一张王牌，组织第9边防纵队精锐突击队，以武力营



救人质。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成立了营救人质反劫机行动总指挥部。向第9纵队队长韦格纳上校下达作战命令，立即准备。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这支强有力的王牌军队上。

精悍之旅“边防第9纵队”

这次营救计划，波恩政府把赌注押在第9纵队上。那么边防第9纵队是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队伍呢？

这是一支专门对付恐怖分子的常设部队，被国际反恐怖活动专家称为“精悍之旅”。早在5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就有一支联邦国境警备队，这支部队虽然拥有各种武器装备和精心挑选出的成员，但它也只是一支精锐的正规军。23000名队员主要任务只是在陆地和海上边境地区执行警察的监视业务和交通管理，只是额外执行抢险救灾、反恐怖等，并未作出突出贡献。

真正促使“第9纵队”诞生的事件是1972年7月慕尼黑奥运会期间，阿拉伯的恐怖分子袭击奥运村，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驾机逃跑。巴伐尼亚洲警察企图冲上去拦截劫持者，由于计划不周，结果15名警察和人质全部丧生。血的教训让人们清醒过来，联邦德国在其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的提议下，从国境警备队中选拔人才，成立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活动的组织，这就是“边防第9纵队”。

“第9纵队”的队长韦格纳接到命令不到1小时，一支雅号为“捷豹”的反恐怖小组立即组成，2个突击队，每队30人，包括队长韦格纳上校，韦戈尔特分队长，副官鲍姆，爆破专家2名，通信技术员1名，突击队员24人，全部整装待发。



韦格纳突击队此次行动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毛瑟66型精确防卫专用手枪，PS型口径5毫米的手枪，史密斯——韦森38型左轮手枪，以及一些用于夜间作战的诸如强光度猫头鹰眼型探照灯，特制手榴弹，无线电发报机，甚至还有带红外夜间瞄准仪的步枪，轻机枪，带有话筒和耳机的钛制头盔以及可以穿透30厘米厚墙或普通防弹玻璃的枪弹。

14日晚10点13分，突击队乘坐1231次班机，从波恩出发沿着恐怖分子的踪迹搜索飞行。经罗马到达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但因被劫客杨早已离开拉纳卡，1231次班机又向北飞去。在土耳其的安卡拉机场着陆，一直等到15日傍晚。

然而，这架飞机与法兰克福机场的通信联系被以色列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监听到，以色列电视马上报道了1231班机在安卡拉着陆的消息。为了掩盖第9边防纵队已经出动，西德政府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向报界解释这架神秘飞机的情况。

西德政府怕行动暴露，便让1231次班机15日晚暂时飞向科隆，16日又改乘另一架“波音”07客机飞往阿联酋首都迪拜，准备行动。

就在同一天，施莱耶的长子、律师埃贝尔哈尔特敲开了西德宪法裁判所的大门，请求政府接受劫机犯提出的条件，救他父亲。裁判所认为：“西德政府不但要保护市民个人的生命，更有义务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全体国民生命，必要时，也可以付出一些代价。”驳回了他的要求。

在迪拜机场大厦，第9纵队队员和迪拜的士兵一起趁着长官韦施纳夫斯基谈判的机会，在一架波音737飞机上进行神速无声地打开机舱门的练习。

在机场大厦里，智取失败的韦施纳夫斯基在“皇冠号”丢



下的垃圾袋里发现了4盒尚未打开的香烟和4张签有机长舒曼名字的登机牌。显然，机长在向外界发出信号：机上只有4名暴徒。长官的双眉锁得更紧了。

在同时，英国又派来两名神秘人物。此次行动，英国还提供了所谓“惊异式炸弹”。这种炸弹威力无比，可以使敌人在5—6秒内全身疲软，并且炸后不留任何碎片。来迪拜的两个人也是来帮助德国人的伦敦反恐怖专家小组的特工人员，他们打扮成了人质的家属。

迪拜机场又恢复了不应有的宁静，迪拜国防部长采取沉默态度，两边都在暗自较量，表面的平静孕育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指挥塔上的挂钟显示出当地时间16点整，离最后的期限只有一小时了。人们的心弦愈来愈紧。

汉斯·于尔根·韦施纳夫斯基瞟了一眼旁边的卫兵和他手中的那只黑箱子。那里面是他从财务部提出的1000万德国马克，以备在紧急情况下向恐怖分子赎买人质的。

同时，波恩总理府电话不断，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越来越担心人质的安全，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外国国王、总统、酋长们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民主德国外交部长费舍尔也从东柏林来了函，表示愿意充当其中的调解人。尤其让人感动的是80岁的罗马教皇保罗六世，他甚至愿意作为人质去替换乘客。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迪拜机场，突然不平静起来。马哈穆特的叫喊传了过来：“快把那该死的配电车调开，20分钟，否则，枪毙一名人质。”国防部长一听感觉不妙，忙拿起话筒。对方的声音又传来：“快，我们马上要起飞！”“为什么？还没



到最后通牒时间!”“我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国防部长咽了一口气,放低声音说:“请保护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回答是一阵马达声。这时是当地时间 16 点 30 分,德国时间 14 点 30 分,“皇冠号”飞向太空。

这时的“皇冠号”犹如迷了眼的苍鹰,先朝马特腊方向飞行,马上又调转机头往北飞往阿曼,但是那里的飞机场早已关闭,飞机只好重新调头往南也门的利扬机场飞去。但南也门政府早就下令将载重汽车和装甲车统统开到跑道上,飞机又不能下落,在空中绕了个大圈子,又飞往亚丁。

飞机燃料用完了,舒曼机长迟疑了一下,还是凭借他那非凡的技术将飞机强行降到了机场附近的沙坑里。马哈穆特要求机场给飞机加油,但是机场方面没有任何反应,穷凶极恶的马哈穆特把罪恶的枪口对准了舒曼机长。机长微胖的身躯倒在了他已伴了多年的座位下,机舱内空气凝固了,人们以沉默来表示他们最大的,却也是无可奈何的愤怒。

午夜时分,一辆加油车缓缓驶向“皇冠号”。深夜 1 时,副驾驶员于根·维托尔心情沉重地驾驶飞机飞向科威特,但是一会儿,又突然转向索马里。索马里政府赶紧发表声明:“如果侵犯我国领空,就把飞机击落,拒绝其着陆。”但是客机还是在 17 日清晨 4 点 30 分,在摩加迪沙强行着陆,2 个小时后,舒曼机长的遗体被抛到了机外。

上午 9 点 50 分,劫机犯第三次把炸机期限定为下午 6 点。

接到报告,韦施纳夫斯基马上从迪拜起飞,途经吉达,到达摩加迪沙机场,马上进入指挥塔。

同时,第 9 纵队接到施密特总理的命令,得到索马里国家元首巴雷将军的协助,60 名战士乘坐远程喷气式飞机降落在

